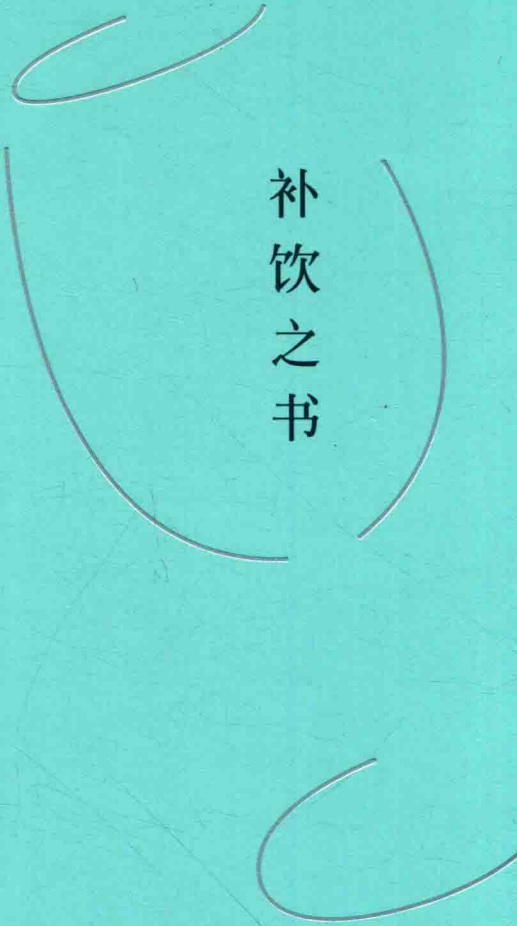




补 饮 之 书

张
光
昕
著

非
外
借

◆ 漓江出版社

补饮之书

张光昕 著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补饮之书 / 张光昕著. —桂林: 漓江出版社, 2018.10

ISBN 978-7-5407-8513-0

I. ①补… II. ①张… III. ①诗歌评论—中国—当代—文集 ②随笔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07.22-53 ②I267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8)第203435号

补饮之书

BUYINZHISHU

作 者: 张光昕

出 版 人: 刘迪才

出 品 人: 符红霞

策划编辑: 陆 源

责任编辑: 陆 源

助理编辑: 林培秋 孙静静

装帧设计: 周伟伟

责任监印: 周 萍 黄菲菲

出版发行: 漓江出版社有限公司

社 址: 广西桂林市南环路22号

邮 编: 541002

发行电话: 0773-2583322 010-85893190

传 真: 0773-2582200 010-85890870-814

邮购热线: 0773-2583322

电子信箱: ljcb@163.com

网 址: <http://www.lijiangbook.com>

印 制: 北京大运河印刷责任有限公司

开 本: 787 × 1092 1/32

印 张: 8.5

字 数: 145千字

版 次: 2018年10月第1版

印 次: 2018年10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407-8513-0

定 价: 42.00元

漓江版图书: 版权所有·侵权必究

漓江版图书: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可随时与工厂调换



青年诗人文丛

目 录

上 辑

*

打开我的藏书 · 003

疏排中的光晕 · 012

补饮之书 · 017

他夜相逢 · 022

玉梯的曲直 · 030

姐 姐 · 044

诗当关 · 053

口感与虚薄 · 059

挽歌与新雪 · 069

微器三叠 · 081

青年诗人怎样看电视 · 091

批评与西门 · 114

我讨厌批评 · 135

下 辑

*

古典摔跤手的胜利 · 167

寒冷的时刻 · 182

文心雕云 · 190

引力波上的蜉蝣 · 199

气象先生的诗 · 205

消逝性小引 · 211

乡土的逃逸 · 227

这必死的测量员 · 236

从雪到雪 · 245

一部《巨人传》的开头 · 254

*

后记

上 辑

打开我的藏书

打开我的藏书。说出这个标题时，我是多么骄傲，又多么心虚。我很想模仿本雅明，撰写一篇同名文章来谈谈我与书籍的缘分和故事，但我刚过三十岁，完全称不上拥有多少藏书。我的藏书与藏书家的伟业毫无关系。在我看来，藏书，如果混合德里达和布罗茨基的说法，就是一个危险的替补，替代着人类进化过程中那条丢失的尾巴。他们二人中，一个说的是文字，一个说的是记忆，而书籍，或许刚好是它们挚爱的独生子。在我简约的书房里，到处堆放着书，它们是我的粮食和药，当内心的敌人发起冲锋时，它们也是我攥在手里的武器，让我可以一直战斗下去，没那么快被残酷的生活打倒。儿时的书包里有连环画《霍元甲》或《三毛流浪记》，中学时又换成《平凡的世界》或《文化苦旅》，在千篇一律的课堂生活中，这些都是多余的部分（读诗和写诗似乎更加多余），是被藏起来的尾巴。回想起来，在那段与我的房间一样

单纯的少年时光里，这条秘密的尾巴与我分享了多少快乐啊。

小的时候，父母教导严格，我十分爱惜书籍，对它们彬彬有礼，会用挂历纸把那些重要的书都包上书皮。翻阅时，内页里干干净净，不涂不画，更不愿把书借给小伙伴们看。后来，经过漫长的求学生涯，当我真正发现读书的乐趣之后，我反而对它们越来越“粗暴”了：折叠、勾画、批注，在洁白的书页上留下黑点、圆圈、红线和各种奇怪的符号。书变脏了，却光芒四射，那里留下了我跟书籍亲昵和搏斗的痕迹，记载了我对某段文字的惶惶不解，或对某个句子的拍案叫绝。这些粗暴的瘢痕，组成了一本书中的另一本书：我让一本书怀孕了，我把自己的黄金时代全心全意地交给了它。书外的时空依旧疾风骤雨，人来人往，我的胡子经常荒草丛生，眼睛越发干涩而浑浊，头发也比过去更加稀疏了，但我的书却永葆青春，经历分娩后的它们更加性感妖娆、高贵袭人。还是本雅明说得妙，从书市上买下一本书，就像《天方夜谭》中的王子买到一个美丽的女奴，你实际上还给了她自由，让她比自己活得更好。

如今，我暂居一隅，终于能和我热爱的书籍安静地守在一起了。除了它们，我不知道还有什么能整日陪伴着我。在

北京，住了十年学生宿舍，从床头到床尾，从柜上到桌下，全都是我开辟的藏书之地，这条尾巴越伸越长，甚至长驱直入地霸占了室友的书架。从本科到读博期间，我每日与书为伴，在象牙塔里编织精神生活，尽管向来观其大略、不求甚解，也算充度了人生中最好的年华。书籍让我修炼成一名还算合格的写作者，比一无所有的落荒者多出了一支笔的家当：一条进化不掉的尾巴。毕业离校时，所有的书被我用绳子捆好，靠墙堆放，它们和我一样，等待命运里新的征程。辗转了几个落脚地，我都要想办法安顿这批无法舍弃的行李。在大城市的车水马龙里，同辈的友人个个腾云驾雾、日行千里，我只能背着一座虚幻的花园，在梦想的大地上走走停停。即使万般颓废之时，我也不忍割舍掉这条无用的尾巴，去做那个万众期待的飞天梦。我宁愿保留它，至少，在孤独中，它能让我与身上那另一个“我”交谈和游戏，在内心里搭成逗哏和捧哏，或干脆组建起一支乐队。在我有限的收入里，买书是一项主要的支出。网购兴起之后，买书更加方便了，也刺激着我想买更多自己想要的书，坠入了发达资本主义的消费逻辑。近些年，我会定期收到各种文学刊物和朋友们的新书，它们在书架和书桌上越垒越高，充实着我的花园。

还有我自己写作和编著的书，被我小心地收在牛皮纸信封里，放在书架的最深处，与布朗肖的《黑暗托马》待在一起。

我现在暂时拥有一座足够通亮的书房和一对足够宽阔的书架，心想，即便若干年后买了房子，它又何尝不是个暂时居所呢？但我那些被捆了个把月的藏书，深感已经来到了一块歌舞升平的解放区，我将它们纷纷松绑，端正地请上书架，还它们以自由。那套白色封面的《中国新诗总系》一定要和那套黑色封面的《卡夫卡全集》并排摆放，来个黑白配才好看；茨维塔耶娃的书却被我四散在书架各处，继续着她漂泊的宿命，但我会经常想起她的诗句——“我想和你一起生活 / 在某个小镇， / 共享无尽的黄昏 / 和绵绵不绝的钟声”——我相信，即使一百年后，也会有人想起她；还有那些版式各异、砖头般厚重的精美画册，一定要倾斜、松散地搭靠在一起，摆在醒目的位置，就像有格调的咖啡馆里那样，让人有兴趣坐在它们旁边。我的书架从里到外可以摆放三层，外面还能再放上一小盆文竹。当所有藏书都乔迁新居之后，我无法抑制内心的激动，觉得似乎把国家图书馆的一角搬进了我的小窝。在母校读书时，我常席地盘坐在图书馆的书架前面，仿佛坐在了牛顿的苹果树下。这样的白日梦做不了几分钟就会被

现实的雨滴打醒，但我总是闭着眼睛假寐，还想努力退回到之前那个迅速逃散的梦里。这就是一个读书人轻盈的梦，但有梦的世界总是美好的。在梦醒时分，我总恍惚记得自己走在去往书店的路上，脚步是那样轻快有力，心里总洒满朗朗阳光。

一个人藏书的历史往往包含了一段购书的往事。几年前，每当自己在窒闷的自习室或宿舍坐不下去时，就会不由自主地去逛书店，因为没有比这更能吸引我的乐趣了。有一段时间，从北大西门的旧书市场出来，如果不去中关村图书大厦，可以直奔海淀图书城地下一层的“国林风”书店。那里面积很大，人气也旺，人文社科类的书籍种类很多，可以自由挑选。在它濒临倒闭前，很多书都开始论斤贩卖了，每念及此，心里总不是滋味。海淀图书城的三层还有一家“野草”书店，店面很小，顾客却很多，经常在拥挤的空间里探身寻觅书籍。我在那里买过很多感兴趣的学术书，而且打折，但我最喜欢的还是它的名字。后来，我也去过北大的“风入松”和成府路上的“万圣”这两家在北京读书界名声赫赫的书店，好书几乎全都汇聚于此了，但没有优惠，对于我等穷学生来说，很难下决心随意购买。接下去，是“单向街”“字里行间”“光

合作用”“库布里克”等一大批个性书店空降北京，虽然环境极好，但总安放不下我一颗朴素的淘书之心，那里太适合跟女孩一起去“雕刻时光”了。后来，海淀图书城旁边的一个大厦里冒出一家颇为豪华的“第三极”书局，有好几层，规模很大，通明的大飘窗，别致的沙发，柔和的灯光，舒心的背景音乐，让人进去就不愿离开。我以为这里会为北京的读书人织造一个温暖的巢穴，可惜没撑几年也阵亡了。

因为我的一个好友住在和平门，我们会经常去逛琉璃厂附近的中国书店（海淀图书城的中国书店地下一层，也是我常去的地方）。记得有一次，我们在一间经营旧书的二手书店里磨蹭了好几个钟头，像侦探一样仔细搜索着每一排书架上的每一本旧书，甚至能在书籍的缝隙间找到一块黑黢黢的橡皮。不知过了多久，我猛然瞥见一本作家出版社1986年出版的《五人诗选》，是朦胧诗派五位代表诗人杨炼、顾城、舒婷、江河和北岛的作品选。封面皱得厉害，被磨得很薄，发黄的书页都快变黑了。我捧着它，出奇地高兴，一心想要拥有它，但很快发现封底用铅笔标着定价：45元，心里转而又泛起一丝沮丧，还是有点贵。这时，我的朋友悄悄把那只橡皮递了过来，向我耳语道：“说不定这只橡皮就是店员偷偷给你这样

爱书如命又没钱的人准备的呢！”这句雪中送炭之语令我顿时热血沸腾，我立刻想到了孔乙己的名言，但也想起了电影《纵横四海》里身手敏捷又风度翩翩的周润发和张国荣……于是，我拿着书，蹑进一个角落，用那块橡皮神不知鬼不觉地把定价中的数字“4”擦得一干二净，然后大摇大摆地走向收银台，以5元钱的价格将这本珍贵的诗选收入囊中。现在想起来，这真是一段又害羞又兴奋的往事，我总感到书架上那本《五人诗选》里的五个主人公似乎一齐在朝我开怀大笑。

我读书时最常光顾的书店，是国家图书馆旁边的“书乡人”书店，它先后搬迁过三次，在危机中坚强挣扎过好长一段时间，最后还是悲剧性地殒毁了。那些年，我有近一半的藏书是从那里购买的，它赐予了我福音。很长时间，我都保存着每次购书的小票，几年下来，已经积累了厚厚的一沓。买回的书，我一般都在翻开封面后的那一页的右下角写上名字，还有购书时间和地点。这应该是读书人一个比较传统的习惯，而这个习惯，在我开始选择在网上买书之后，也跟着消失了。眼看着身边堆起的书越来越多，然而却觉得与它们十分陌生，我似乎在自己的花园里迷路了。当我开始学会使用平板电脑、Kindle电子书和大屏幕的智能手机，阅读书籍、

杂志和文章时，我感到，也许那个能在一间小书店里耗去整整一个下午的穷游时代，一去不复返了。

在数字时代，我们把太多时间花在盯着屏幕看新闻、读段子、刷微博和朋友圈上，拇指已经牢牢锁定了我们，诗人欧阳江河在《纸手铐》中预言的那个“数码手铐”的时代如期降临了。人们渐渐作别了那种能在一堆三流小说中淘到一本1954年版《神曲》时的狂喜，作别了用手触碰、掂量、把玩一本书时从内心升起的满足与丰盈，作别了用耳朵享受清脆的翻书声、用鼻子轻嗅纸书飘出墨香时的极乐享受。我们被放逐进一个数字的、平面的荒漠，被困进一种纷繁的单调里，尽管可以随心所欲地徜徉在技术文明的汪洋大海上，却慢慢丧失了航线和彼岸，也丧失了那个遍布山水和表情的心灵花园，我们能够安静待在那里的时间已经越来越少了。快乐来去匆匆，幸福渐行渐远。

在《关于天赐的诗》中，博尔赫斯写出过一个钻石般的诗句：

我心里一直都在暗暗设想

天堂应该是图书馆的模样

是的，我们这些感叹人生苦短的人们，都宁愿相信：如果有天堂，它一定是图书馆的模样。图书馆，是守护人们灵魂安宁的一座古老的庭院，哪怕一个拾荒者，他也能在一本自己喜爱的书里熬出半分钟的黄粱梦，梦到另一种幸福人生，驱散了此刻的寒凉和悲哀。实体书店纷纷人去楼空之后，图书馆应当承担更多的责任，赢得更多的尊惜。我们这些因为热爱读书而在物质上无所奢求的人，如能平心静气地置身于一座图书馆中，也就迎来了一个人的“读书节”，那是我们自己给自己的庆典和纪念，是生命的狂欢和至乐。在这个飘满书香的密林和幽谷，我们甘之如饴地把一生中最好的时间奉献出来，收藏好灵魂中那条拒绝进化的尾巴，捧起书，拿起笔，照顾好宝贵的文字和记忆，等待它们重新布置一座人间的天堂。

2014年12月30日

北京看丹桥